

老舍-濟南的冬天

kevinluo

Contents

1 作品原文	1
2 写景手法	1
2.1 1. 基調統一，色彩和諧	1
2.2 2. 景物層次，安排得當	2
2.3 3. 遠近大細，各得其宜	2
2.4 4. 虛實手法，同時并用	2
2.5 5. 適當點題，意義深遠	2
2.6 6. 山水畫法，以大觀小	3

目錄

1 作品原文

對於一個在北平住慣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是不刮風，便覺得是奇迹；濟南的冬天是沒有風聲的。對於一個剛由倫敦回來的人，像我，冬天要能看得見日光，便覺得是怪事；濟南的冬天是響晴的。自然，在熱帶的地方，日光是永遠那麼毒，響亮的天氣，反有點叫人害怕。可是，在北中國的冬天，而能有溫晴的天氣，濟南真得算個寶地。

設若單單是有陽光，那也算不了出奇。請閉上眼睛想：一個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曬着陽光，暖和安適地睡着，祇等春風來把它們喚醒，這是不是個理想的境界？

小山整把濟南圍了個圈兒，祇有北邊缺着點口兒。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別可愛，好像是把濟南放在一個小搖籃裏，它們安靜不動地低聲地說：“你們放心吧，這兒準保暖和。”真的，濟南的人們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。他們一看那些小山，心中便覺得有了着落，有了依靠。他們由天上看到山上，便不知不覺地想起：“明天也許就是春天了吧？這樣的溫暖，今天夜裏山草也許就綠起來了吧？”就是這點幻想不能一時實現，他們也并不着急，因為有這樣慈善的冬天，幹啥還希望別的呢！

最妙的是下點小雪呀。看吧，山上的矮鬆越發的青黑，樹尖上頂着一髻兒白花，好像日本看護婦。山尖全白了，給藍天鑲上一道銀邊。山坡上，有的地方雪厚點，有的地方草色還露着，這樣，一道兒白，一道兒暗黃，給山們穿上一件帶水紋的花衣；看着看着，這件花衣好像被風兒吹動，叫你希望看見一點更美的山的肌膚。等到快日落的時候，微黃的陽光斜射在山腰上，那點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，微微露出點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，濟南是受不住大雪的，那些小山太秀氣！

古老的濟南，城裏那麼狹窄，城外又那麼寬敞，山坡上卧着些小村莊，小村莊的房頂上卧着點雪，對，這是張小水墨畫，也許是唐代的名手畫的吧。

那水呢，不但不結冰，倒反在綠萍上冒着點熱氣，水藻真綠，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。天兒越晴，水藻越綠，就憑這些綠的精神，水也不忍得凍上，況且那些長枝的垂柳還要在水裏照個影兒呢！看吧，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，空中，半空中，天上，自上而下全是那麼清亮，那麼藍汪汪的，整個的是塊空靈的藍水晶。這塊水晶裏，包着紅屋頂，黃草山，像地毯上的小團花的灰色樹影。這就是冬天的濟南。[1]

2 写景手法

2.1 1. 基調統一，色彩和諧

濟南雖然地處北中國，但是冬天無大風而多日照，它在冬天最顯著的氣候特點是“溫晴”（溫暖晴朗）。文章緊緊抓住這一點，使筆下的種種景物跟這“溫晴”天氣緊密聯系在一起，構成一幅溫暖晴朗的濟南冬天圖景。文章寫山，寫水，寫城，寫人，都無不塗上一層溫暖晴朗的色彩，就是寫雪景，也仍然跟溫暖有聯系——因為暖和，所以“最妙的是下點小雪”；而同晴朗分不開——因為晴朗，所以有“等到快日落的時候，微黃的陽光斜射在山腰上，那點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，微微露出點粉色”的景致。

在文中，第二段主要寫的是濟南全景，第三、四段主要寫的是濟南的山色，第五段主要寫的是濟南的水上景色，那麼，全文就是由這幾幅互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畫圖組成的長軸。而這幅長軸，也就靠這“溫晴”的基調統一起來，給人以和諧一致的美感。

2.2 2. 景物層次，安排得當

古老的濟南，景色秀麗，素有“家家泉水，戶戶插柳”、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譽。文章依照寫景的先後層次，更好地把這些美好的景色展現出來。文章首先鳥瞰全城，得其全貌（第二段），然後給人以那一城山色，雪後斜陽（第三、四段），最後才寫那垂柳岸邊，那“水不但不結冰，倒反在綠萍上冒着點熱氣”，而水藻越晴越綠的水上景色（第五段）。由大到小地寫來，從山到水地寫去，層次分明，脈絡清晰。自然這是就各大層次來說的，各大層次的內部，又同中有異，如第二段的由寫景而兼及寫人，第三段的由寫雪而兼及寫晴，第五段的由寫水面而兼及寫天空。寫來筆法活脫，不失參差錯落之致。

2.3 3. 遠近大細，各得其宜

偌大的一個濟南，在作者筆下，竟然可以放在一個由四面群山環抱而成的小小搖籃裏，而水天一碧的宏偉景色，祇不過是一塊“空靈的藍水晶”。這是景物的遠者大者。再看，“樹尖上頂着一髻兒白花，好像日本看護婦”，“水藻真綠，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”。這是景物的近者細者。遠景大景，使人視野開闊，頓感心曠神怡；近景小景，叫人近看諦聽，更覺景象真切。而且遠景大景，還可以衝破“不識廬山真面目，祇緣身在此山中”的局限，而近景小景，又能夠避免“祇見樹木不見森林”的弊病。古詩云：“遠觀山有色，近聽水無聲。”這是說的非遠觀不能看到高山居然有色，非近聽無以覺出流水竟然無聲。這說明，寫景手法，遠近大細，不可偏廢。運用得宜，就可以兼收其效。

該文寫景時，不但遠近并用，大細兼行，而且往往是由近而遠、由細而大，或由遠而近、由大而細，寫來銜接緊密，推進自然。比如第五段的寫景，就是由近而遠，由細而大的：先寫水冒着點熱氣，再寫水藻，再寫垂柳，再寫水面的上空以至于半空中、天空上。而第四段的寫景，則是由遠而近、由大而細的：先寫城外，再寫城外的山坡，再寫山坡上的小村莊，再寫小村莊的房頂上的雪。這種寫法，既符合敘述的邏輯順序，又適應讀者的視覺需要。

2.4 4. 虛實手法，同時并用

實寫景物的形象，對景物描寫來說，無疑是十分必要的，諸如文章中的“樹尖上頂着一髻兒白花，好像日本看護婦”之類。但是，要不止於摹狀，還要傳神，就得更多地仰仗虛寫的手法。因此，在作者筆下，冬天陽光照耀下的濟南，就出現了“暖和安適地睡着，祇等春風來把它們喚醒”的神情；一團團城的小山，也就說出“你們放心吧，這兒準保暖和”的細語；薄雪會有“微微露出點粉色”的羞容；水藻會有“把終年貯蓄的綠色全拿出來了”的“精神”；而那水呢，對那水藻也就可以有一副“不忍得凍上”的和善心腸了。至于小雪覆蓋不均的山坡，要“給山們穿上一件帶水紋的花衣”，“那些長枝的垂柳還要在水裏照個影兒”，自然也是文章中虛寫傳神的佳句。

2.5 5. 適當點題，意義深遠

畫之所以有題跋，原因之一是題跋可以使畫本身蘊含的意義更為顯豁。應該說，題跋是一幅畫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，雖然它並不是所畫的景物的本身。同樣，對所寫的景物，作者出面直接點題，也是容許的，這些點明題旨的話，不是可有可無的。該文點題得法，寥寥數語，便收到畫龍點睛的效果。比如說，文章在描寫了小山雪景之後，突然掉轉筆鋒，作者以評論者的身份，說起點題話來：“就是下小雪吧，濟南是受不住大雪的，那些小山太秀氣！”這話，既可以說是在所描繪的畫面之外，又可以說是在所描繪的畫面之中，因為它是畫面所本有而又有點不甚明了的。一經點出，濟南下點小雪（不能是大雪）的妙處，也就躍然紙上了。

題不可不點，也不可濫點，本文點題恰到好處。最後一句“這就是冬天的濟南”，令人讀起來有意猶未盡、話猶未了之感，引發讀者更深遠的思考，這也許正是作者使文章戛然而止的原因吧。

2.6 6. 山水畫法，以大觀小

描繪濟南的大地，老捨先生所用的是“以大觀小”的中國山水畫的構圖取景方法。作者展開想像的翅膀飛上濟南的雲天俯瞰大地，然後對濟南大地作了簡筆的寫意描繪。畫城，不畫它的東西南北，“一個老城，有山有水，全在天底下曬着陽光，暖和安適地睡着，祇等春風來把它們喚醒”（注：此句中的山是濟南城中的山）。一些瑣碎的細部都被略去了，畫的祇是冬天濟南城秀美的睡態，留下充分的餘地讓讀者去聯想、想像，進行藝術的再創造。畫山，不畫它的上下左右，“小山整把濟南圍了個圈兒，祇有北邊缺着點口兒”。一落筆就抓住了景物的主要特徵，緊接着就引導讀者展開藝術的聯想和想像：“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別可愛，好像是把濟南放在一個小搖籃裏，它們安靜不動地低聲地說：‘你們放心吧，這兒準保暖和。’”借這種聯想、想像，使畫面活靈活動起來。畫人，不畫人的男女老少，不但如國畫一樣略去耳鼻眉目，連形體也完全略去，而祇畫了濟南冬天人物情態的最主要的特徵：“濟南的人們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。”和城與山，渾然構成一幅完美的圖畫。